

# 她挽救了大山裏的一代人



人與事  
言青

六月二十九日上午，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「七一勳章」授勳儀式，忽然聽到司儀叫到一個響亮的名字——張桂梅，只見一位個子不高，身體瘦弱，滿臉滄桑，穿一身樸素衣服的女子，被人攙扶着走上台。當她要接過勳章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她伸出的雙手纏滿了膠布，我一下子被震撼了。

原來她是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長，今年六十四歲。畢業於雲南麗江教育學院，後和丈夫一起在雲南支教。二十多年前丈夫不幸去世，無兒無女的她，一個人走進麗江的大山裏去教書。她看到山裏的許多女孩因家庭貧困不能上學，從小成為家中勞動掙錢的工具。

張桂梅暗下决心，要創辦一所免費的三年制女子高中，要讓這些女孩走進學校，學知識，學本領，擺脫貧困，最終把她們送出大山，進入大學，將來都成為國家有用的

人才。從此，這個想法成為她堅定的理想和信念，為實現這個理想，她付出了青春，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。

首先要在大山裏建立學校，談何容易！錢從哪裏來？她把每月的工資全部捐出，自己一天只吃三塊錢的飯。她還到縣裏市裏，舉着一張教師合格證，站在路旁喊着：「我想辦一所學校，請大家捐點錢，十塊，五塊，兩塊，都行……」

後來政府知道了這件事，出資幫她建校。她又開始四處奔走，招募學生。她步履蹣跚，走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，走訪了一千幾百個家庭，行程十萬多公里，苦口婆心地說服家長們：「你們沒錢不要緊，我們學校是免費的，送娃去上學吧！」

終於，二〇〇八年，中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在雲南麗江華坪開學，大山裏一百多個女孩邁進學校門檻，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。可就在她苦苦奔波的日日夜

夜裏，她患上了多種疾病，最終不幸被查出重症。但她沒有被疾病壓倒，幾次被搶救，工作時要吸氧，她忍痛沒有休息過一天。仍然把每月的工資，甚至把政府補助她的醫療費全部捐給學校。建校十多年來，她個人捐出四十多萬元。

她和教師們一起，制定了嚴格的校規，嚴明的紀律，採取填鴨式教學。她對學生們要求非常嚴格，每天早晨五點，天還不亮，就擎着一盞燈，拖着疲憊的身子，把教學樓每層的燈都打開，督促孩子們起床讀書，孩子們苦讀到晚上十二點，等着校長擎着燈來開燈時才去睡覺。孩子們沒有一個怨她，都親切地叫她「張媽媽」。

就這樣，愣是在三年內，教完從小學到高中的課程，十屆畢業生的高考成績全市第一。每年高考，張桂梅都親自從大山裏把孩子們送入考場。孩子們說：「有張校長陪

同，我們心裏就有底了。」十多年，張桂梅把一千八百多個孩子送進大學，今年高考，華坪女高的升學率又達百分之九十四。現在，浙江大學、廈門大學、四川大學、武漢大學都有該校學生在讀書。

前幾屆已經大學畢業的學生，如今有的成為醫生，有的成為教師，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發揮着光和熱。張桂梅欣慰地說：「我挽救了一代人」。而每當孩子們走出大山，進入大學的那一天，她都把自己關在屋裏，這位倔強的女性，此時柔弱得不敢出門。她說：「今天是我最高興，又是最難過的一天，我怕孩子們來和我告別。」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只好隔窗哭着大聲喊道：「張校長，你要保重身體啊！」

這就是豁出性命實現自己理想和信念的張桂梅，她無愧於「七一勳章」，無愧於「時代楷模」的稱號，她，是我們最值得尊敬的人。

# 南嶺之南

月前聽聞香港藝術館正在舉辦「南嶺之南——館藏廣東繪畫選」，數日前終於到訪，雖匆匆，卻見到不少佳作，題材筆法皆新穎，引出頗多思考及感慨。

中國古代繪畫史中，嶺南或廣東繪畫總是較少人談論的題目。或因地僻，遠離中原及江南，嶺南地區畫家的作品少為史家論及，直到清代黎簡、蘇六朋等以本地風光入畫，再到後來居巢、居廉兩兄弟創新撞水撞粉法描畫花鳥，廣東繪畫漸成風格，傳承數代，至有後來嶺南畫派名家輩出景象。

所謂嶺南畫派風格漸成，要從「嶺南三傑」高劍父、高奇峰及陳樹人的生平及創作說起。風格與流派之所以影響後世，在於其鮮明的理念，在於創變。而「二高」及陳樹人主張的新國畫，即「折衷中外，融匯古今」的風格與特色，無疑為嶺南派傳承百年樹下根基。如是主張，顯然不是隨性而為，而是深植於在地文化特色以及時代景狀，從不離地，亦非只談風月。

展廳中描畫南粵山水及香港城郊風光的作品固然不乏佳作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那些以抗戰為主題的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畫作。一九三〇至四〇年代，「二高」及陳樹人等為首的嶺南畫派已在畫壇嶄露頭角，此時逢抗日戰爭，家國動盪，畫家們並未「躲進小樓成一統」，而是以畫筆為武器，揭露侵略者罪行，揭露戰爭無情，同情民眾命運之悲苦，借畫明志。

例如，展出的李文珪水墨畫作《真茹灰劫圖》，呈現戰爭時飛機被擊落時在空中留下的濃煙；又如，以畫虎著稱的胡藻斌，在大尺幅畫作《義無反顧》中，展示群獸向敵人勇猛進攻的壯觀景象，亦映照一九四〇年代國人奮勇抗敵的激情與無畏精神。當然還有高劍父的《白晝猶深國難悲》以及陳樹人、關山月等應和曲折世事的畫作，均體現彼時畫家不畏不懼、與家國共命運的擔當。

對於嶺南畫派之前的廣東繪畫以至北方繪畫來說，無憂山水與精緻花鳥是常新的主題。於這些畫中，我們看到安寧平和，看到禪意悠然，卻少見真切的時代景況。而對於百年前那些為民族、為國家鼓舞的藝術家來說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道義，為其書法及繪畫創作，別開新局。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龍蝦是很多人喜歡的海鮮，不過當你在享用這些美味的時候，不知有沒有想過牠的感受，比如牠會不會疼。聽起來似乎很愚蠢，吃頓飯而已，何必搞得那麼複雜。但英國人不這麼看，因為他們把問題上升到了生命的高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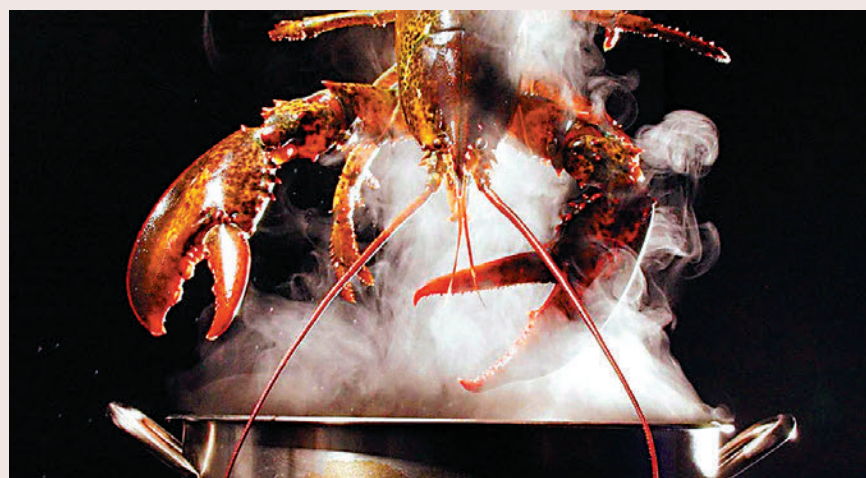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近日英國媒體報道，英國政府正在新增一項立法，將龍蝦、螃蟹、章魚、魷魚等這類無脊椎動物納入保護範圍，即禁止將牠們活著宰殺或烹飪，理由是牠們也有知覺，也能夠感受到痛苦，比如生剖活煮就太過殘忍，太不人道，因此想要吃這些海鮮，就應該先將牠們用電槍擊昏或者低溫凍昏之後再進行烹煮。

在背後推動政府的是多家英國動物福利機構，包括英國保守黨動物福利基金會（CAWF），該基金會的資助人中，就有今年五月新晉為首相夫人的凱莉·約翰遜，多年來她一直是保護動物權益的倡導者。按這些動物保護機構的說法，他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，龍蝦這類動物有對快樂和痛苦的意識體驗，因此除了活煮外，使甲殼動物離水缺氧而死、用微波爐直接加熱，或者用工具直接肢解，都是「不人道」的體現。

這項立法在英國引來兩極反應。叫好的人認為，這是對龍蝦等無脊椎動物歧視的一次撥亂反正，並將有助於根除國內外對動物作出的殘忍行為。反對者則認為，此舉是無稽之談，海鮮講究的就是一個鮮字，且不說死的海鮮已無「鮮」可言，做出來的味道更是相去甚遠，如果僅僅是考慮龍蝦可能「會疼」，就要把生鮮變冷凍，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。

英國輿論對此也進行熱議，認為若立法通過，勢必引起連鎖反應。比如，每年捕獲大約四點二億隻甲殼動物和軟體動物的英國捕魚行業，要為此專門配備一批電擊設備，不但將額外增加成本，同時冰凍水產肯定賣不出好價錢。老饕吃貨們的用餐體驗將下降，口感打了折扣，人生也就少了樂趣。當然還有英國名廚戈登·拉姆齊，他也將不能在電視上公開演示快刀斬龍蝦、再扔鍋裏煮的拿手絕活

# 從保護龍蝦說起



▲據報道，英國政府正在立法，龍蝦等這類無脊椎動物將被禁止活宰或烹飪。資料圖片

了。

暫且不論孰是孰非，就以我在英國多年的觀察，發現生活的許多方面或多或少受到動物保護的影響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英國豬肉不香，普遍帶有一股腥味，不論你有多麼高超的廚藝，始終都無法扭轉乾坤地做出一盤香噴噴的紅燒肉來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國人的殺豬方法，就是不按傳統習慣那樣先給豬放血，而必須要「人道」的方式屠宰，比如電擊，以便最大程度地減少豬的痛苦。

但就算採用了「人道」方法，也常會惹來動物保護人士的非議，並因此發生矛盾。比如二〇一八年七月，英國著名肉食品公司Red Tractor旗下羅斯伯里農場的小豬涉嫌遭工人電擊虐待，被媒體曝光之後掀起軒然大波，憤怒的民眾包圍了農場，最終高層出來道歉才平息事件。在我看來，比起豬肉好不好吃，英國人似乎更關心豬是如何被殺掉的，這才是茲事體大。

說起來，英國也算世界上較早通過動物保護法律的國家之一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為了回應公眾保護動物的訴求，英國成立了農場動物福利委員會（FAWC），並且提出應賦予動物「轉身、弄乾身體、起立、躺下和伸展四肢」五大自由，這也成為之後相關立法的基礎。二〇〇六年頒布的《動物福利法》則是集有關法律之大全，把保護動物推向了新高度。例如，規定寵物主人有義務照顧其寵物的基本需求，例如足夠的食物和水，能夠看獸醫以及舒適的生活環境等。對於忽視或虐待動物的行為則進行予以嚴厲處罰，包括最高罰款二萬英

鎊，最長五十一周刑期和終身禁養寵物。包括此次政府新增立法對龍蝦等加以保護，也屬於完善《動物福利法》的一部分。

雖然說有法律保障，但在現實中傷害動物的事例仍屢見不鮮，尤其是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，長期待在家中的民眾掀起養寵物熱潮，同時虐待動物的人也增多了，包括出現大量貓狗的棄養現象。今年三月倫敦發生一起非常特殊的案子，一時間牽動了無數人的心。一隻與皇后樂隊主唱佛萊迪·摩克瑞（Freddie Mercury）同名的野生海豹，在泰晤士河畔被沒有繩牽引的寵物犬咬至重傷不治而亡。由於小海豹憨態可掬，曾給無數受疫情困擾的人帶來精神安慰，牠的死引起公憤，輿論矛頭全部指向不負責任的狗主人，認為他放縱自己的寵物，等同間接謀殺了小海豹，而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剝奪了小海豹的生存權。

曾有英國人跟我抱怨，說保護動物本是件好事，但現在英國有點矯枉過正，甚至是走火入魔。他的話讓我想起一位友人的親身經歷，那也是我迄今聽過最奇葩的例子。有一次友人和女兒去寵物店買寵物魚，當她們選好了要買的魚，準備去付錢時，出現了以下對話：店員問，「你有魚箱和過濾器材嗎？」朋友回答，「是的，我有。如果沒有，你不會賣魚給我？」店員點了點頭。朋友追問，「為什麼？是因為保障魚的權益嗎？」店員回答，「寵物有自己的權利，如果你沒有適合牠生活的設施，我不能賣給你，就算是魚權吧。」

# 寧靜之地

南丫島的夏天永遠生動純潔。它是什麼組成的呢？錯落有致的民居、清甜的豆腐花、青澀的木瓜樹和白藍交織的帆與海。在慵懶的記憶之河上，我總是完美保留着南丫島的清晨，坐在礁石上的我和海鳥一起將一片天地據為己有。那是一個在夢和清醒之間找到了微妙平衡的清晨，沒有焦慮和茫然，只有陽光下的我，那麼清爽濕潤和光明。對於庸碌的都市人而言，我們只能在某些特定時間和空間裏將寧靜佔有。

這樣被寧靜填滿的金色時刻是稀罕的。記得兩年前的夏天，我和朋友在西西里沙灘上拍攝日落。我看見太陽在暮靄中冷卻，海岸和大海逐漸失去光澤，變得索然無味。海浪和海風唱起了流浪之歌，我們彷彿坐上了一隻小船，慢慢駛出島嶼，駛向沒有盡頭的遠方。朋友說，那片海好像離喧囂、世俗和歐洲大陸格外的遠，遠到彷彿脫離了時代的脈搏。個體的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這個世界的命運緊密相連的呢？

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裏寫道：「我們所經歷的緊張、驚奇而富於戲劇性的生活作見證，似乎是我應盡的義務。我們這一代人不存在任何



人生在線  
天愛

逃避的可能，也無法像前輩那樣置身事外；由於同步性的新技術，我們與時代的聯繫更緊密了……現在無一處可逃避的地方，沒有可以用錢買來的安寧。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，人們以為輝煌的舊時代可以一直延續，誰也不相信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。然而隨着塞爾維亞刺殺者的槍響，舊時代的輝煌變成了瓦礫狼藉。二十一世紀連同之後的每一個時代都將如此：舒適安逸、美好且充滿道義的太平盛世無法單純依靠個體的幻想和意願維持，我們只能接受每時每刻與世界命運聯繫在一起的事實，承受來自時代和歷史的苦難和快樂。

在我離開西西里的夏天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，疫情席捲了世界。時間在四季間奔跑，無數人卻被困在原地，他們為災難流淚、為前程擔憂。許許多多個夏日計劃、那些青春、夢想連同着逝去的日子，一點點被歸還給遺忘。某一刻，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裏停下腳步，駐足凝視干雲蔽日的建築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隨後猛然發覺，原來那些個寧靜甚至寡淡的海邊清晨、在綠樹間流轉的明媚陽光，皆是時代的饋贈。



市井萬象

# 永寧江畔的「朵雲」

盛夏時節，浙江省台州市黃岩區的朵雲書院，成為當地民眾一個好去處。書店位於官河古道永寧江畔，上架書籍一萬三千餘冊，文創產品一千多種，並設有善本「藏書閣」展示當地歷史文化。書店還不定期舉辦作家分享會、讀書會、戲劇工作坊、音樂會、展覽等多種形式活動。

圖為書店內充滿設計感的江南庭院。新華社

